

父亲的夏天

◎肖胜林

老家临河，河宽不过十几米，却逶迤远去，串连了村南村北的沟沟汊汊。河沿有一棵老榆树，主干合抱粗，是斜长的，树冠郁郁葱葱，似浮在水面上。一条木船系在树下，平常的日子，木船就那么晃悠悠地漂在水面上。夏天，常有连阴天，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水面上笼着淡淡的轻雾。父亲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会携了渔网上船，解了绳索，竹篙一点，船便慢慢地前行，顺着河道，驶进沟沟汊汊。河沟里有墨绿的蒲苇，有不知名的水鸟悠闲地游，自在叫唤。

现在想起来，夏天，捕鱼应该是父亲最惬意的事情。父亲在水里，慢悠悠地下网，或者用铁锹“啪啪”地敲打水面，然后弓腰摸鱼。我坐在船尾，父亲捕到了鱼，很高兴，冲我喊：“巴掌鲫鱼哈。”巴掌鲫鱼，是鲫鱼如巴掌一样大。鱼被扔到船上，我两手掐了鱼放进鱼篓里。鱼篓是柳枝编的，柳枝去了皮，编成的鱼篓洁白、顺滑，鱼入了鱼篓，蹦蹦跳跳，鱼鳞却一片也不会掉下来。

河沟内生长着蒲草，初夏，蒲黄从蒲草狭长的叶子中间探出头。父亲捕鱼的时间，不忘拔一把蒲黄，送回到船上。我洗了手，剥去蒲黄外的嫩蒲叶，再撸一把蒲黄放进嘴里。蒲黄有丝丝甜，有蒲草的清香，是儿时的美味。

父亲也会割了蒲草，雨过天晴，太阳下晒干了，母亲用蒲草编成蒲扇，蒲扇绿绿的，扇动的时候，蒲草的清香沁人心脾。晚上，天上繁星点点，父亲和我并躺在院子的草席上。父亲为我摇着蒲扇，讲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故事。那些故事有几多真，几多善，几多美，和着蒲扇的清风，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我听着入迷的时候，父亲的话语却渐渐含混不清，慢慢解声起来。父亲打着鼾，手里的蒲扇仍旧轻轻摇，我在清凉清香里睡去。

夏天，所有的庄稼都在蓬勃生长，庄稼地里的杂草也和庄稼较着劲儿生长。没雨的日子，父亲每天驾了牛车，去村南的玉米地、高粱地，去村北的大豆地、棉花地，锄地、施肥、打药。阳光白花花的时候，父亲回家，拴好牛，换下被汗浸透的衣服，然后坐在门前槐树下的树阴里，沏一壶茉莉碎沫茶。倒一杯，茉莉花的香气充满鼻息，父亲吹吹茉莉茶沫，轻啜一口，然后看看我家的院子。

老家院子大。父亲把院子打理成菜园：两畦韭菜，一畦黄瓜，半畦辣椒，还有上架的丝瓜、豆角。父亲常挑了河水浇灌这些菜。到了夏天，菜长得旺盛起来——黄瓜顶着嫩黄的花，辣椒油亮亮，豆角长到半米长。红蜻蜓飞累了，找一棵豆角蔓落在上面，平展了翅膀，一动不动，似睡着了。成对的花蝴蝶不去惊扰蜻蜓的梦，在丝瓜架上面翩翩起舞，不知疲倦。

父亲看着阳光下满园的菜，菜上舞蹈的蝶，许久，再喝一口茶。夏风徐来，芬芳生凉，树阴下的父亲安然、舒适，是岁月静好的模样。

盛夏蝉鸣

◎刘鑫

盛夏的午后，阳光如同金色的织女，透过茂密的树叶，洒下一片片斑驳的光影，将大地编织进一张密不透风的网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股热浪，仿佛连呼吸都变得沉重。树叶在热浪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跳着无声的舞蹈。在这场夏日盛宴中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些高唱凯歌的蝉。

它们的声音，像是被太阳点燃的音符，从树梢上飘洒下来，填满了整个世界。那是一种独特的旋律，既有着金属般的清脆，又带着一丝丝沙哑，就像是用生命在弹奏的乐章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我总会想起童年时光。那时候的我们，总是充满好奇和冒险的精神。我和小伙伴们总喜欢在炎炎夏日里，拿着自制的面筋去粘蝉。每当我们决定去捕捉那些高歌的蝉的时候，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期待，像是即将踏上一场伟大的探险。

我们小心翼翼地当面筋涂抹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，悄悄靠近那些正在歌唱的蝉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了，只有蝉鸣和我们紧张的心跳声交织在一起。我们的动作轻柔而又迅速，每一次尝试都充满了挑战和乐趣。我们会把捕到的蝉放在玻璃瓶里，观察它们的翅膀，听它们的鸣叫，甚至还会给它们取名。

那些蝉，成了我们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如今，每当我听到蝉鸣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。那些童年的记忆，就像是夏日的风，吹拂过心田，带来一丝丝清凉和甜蜜。

在盛夏季节里，蝉的声音成为了大自然最美的交响乐。它们的歌声，不再只是简单的鸣叫，而变成了一种宣言，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由的追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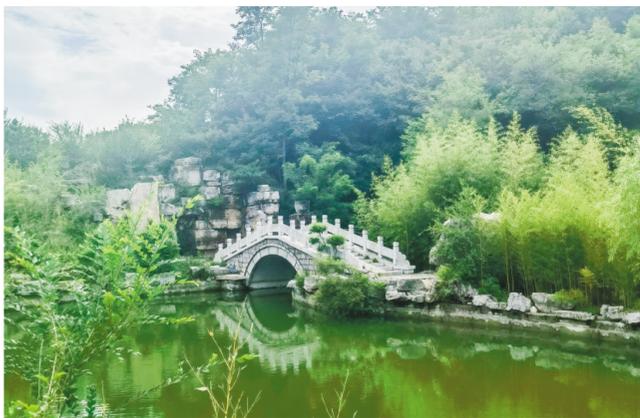
在盛夏的一个午后，我独自坐在树阴下，听着那熟悉的蝉鸣声，思绪不由自主地飞回了童年。蝉鸣声中，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和小伙伴们在阳光下奔跑，在树阴下嬉戏的情景。随着年龄的成长，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，童年的那份纯真和快乐似乎也逐渐远去。然而，每当夏天来临，我会在傍晚时分，独自一人走在回家附近的小路上。夕阳的余晖洒在大地上，蝉鸣声不绝于耳。听到那熟悉的蝉鸣声，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童年的日子。盛夏的蝉鸣，是大自然最美的声音，也是我们童年最美的回忆。

蝉的一生是短暂的，它们用尽全力鸣唱，仿佛在向世界宣告它们的存在，也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夏天的美好。我们或许也应该像蝉一样，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，尽情展现自己，无畏地唱出自己的歌。

在这个盛夏，让我们一起倾听那些蝉的歌声，感受那份来自心底的自由和快乐。

五 崗 潭 记

◎王庆德/文 石汝祥/图



胸城南去，群山绵延，龙蛇竞走。中有五岗秀出，蔚为大观。五岗者，禅堂岗、宝石门岗、马头岗、丹岗、双雀山岗是也。

五岗环绕处，有村曰宝台。台之南，山泉交汇，水深而湛，即五岗潭也。

潭分上下。上潭小而近圆，数道泉水沿石崖而入。山环三面，峭拔而起。举目望天，仅见一线。树木葱郁，乔灌参差，满目皆翠。闻风声，却不闻风到水面。潭如一甌，水静如止，湛湛然，如山之晴也。

潭盈而水出，汨汨而下，仅数丈，溢为一泓，是为下潭。

下潭阔大，陶然桥临潭上。凭栏而观，水清如许，涟漪微微，锦鳞往来，翠竹拂岸，蒲苇照水，山光潭色相融，悠悠然，尽得自在也。

潭之左右，山岭蜿蜒，势若游龙，不见其首尾。潭之南，石壁陡起，山泉淅沥。古松立崖上，中秋月上，得王维“月照泉流”之雅意。

潭之阳，平坦而开阔。依岭面潭置屋三椽，隙地菜畦葱茏，山菊灿烂。采菊

挑菜，自得其便。

潭畔筑亭，点石，置树。亭曰：颐和。有联曰：集烟云供养，臻和气吉祥。潭在深山，石不罕见，而临水点石，又居别趣。上潭立一石，状如大钟，未经琢磨，却温润可人。石顶凹下尺许，有水盈盈，人皆称奇。问石何名，曰：永世缘。下潭列二石，一立一卧，皆重数吨。立者，巍巍然，如“羊”字之形。羊者，吉祥也。卧者，赫赫然，一磐石也，寓安且固。环潭之树，多当地所出，无水土不服之弊。稍作剪裁，便可成形。几株黄荆自石隙挣扎而上，根盘曲，干古拙，妙得天然。一株古槐，老干挺拔，大冠如盖，连屋宇而接潭水。坐树下，浅酌低吟，品茗闲话，且闻叶之飒飒，鸟鸣蝉唱。潭因亭而灵，因石而趣，因树而具风情。

五岗潭是山麓之园，有曲径可通，可游可观，亦可住可餐；亦非园，无墙围之，无门拒之，纳众客而不收费，藏殊景而不骄人。深而秀，野而趣，郊野园林之韵也。

跋：

五岗潭乃洪任研学之地。

洪任者，宝台台人也。幼年恣意山水，长爱书文艺术。早年见五岗潭山林遭伐，生态被毁，即起造林护潭之意。适逢县政府出荒山拍卖之策，遂有缘购得。经精心谋划，倾力构建，悉心呵护，五岗潭乃现今绿树碧水、妩媚清奇之安也。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

【双调·水仙子】

党史学习教育

◎张存寿

事非经过不知难，志者消磨怎对天。百年再把家珍念，谁能数个完。当初一小船，到而今万数八千。从头阅，自后翻，读明白恰是江山。

【双调·折桂令】

畅想曲

◎何远见

嘈嘈噌天上飞花，花绽千家，梦上天涯。裁片云霞，绘幅图画，闲话桑麻。到月球搭房建塔，赴星汉种豆栽瓜。喜鹊叫喳喳，科技顶呱呱，大美是中华。

与家人小聚

泉城舜庐有记

◎肖利军

梦忆江南迁鲁地，拱桥曲径画廊中。坐观云起舜庐外，轻酌茶香绿水东。绕膝小儿盈雅气，开颜翁媪对清风。欢声冲出轩窗里，一苑荷花笑映红。

三合瀑

◎李汝建

三合瀑布醉凝眸，景色新奇步履留。峭壁风云风卷雾，悬河泻地水浮舟。一湖红日金鱼乐，四面青山翠鸟讴。俗念尽抛心底爽，诗囊囊满韵声悠。

诗 眼

◎张国华

像微笑一样简单
像凝视一样深邃
像呆傻一样驻足
像兴趣一样积累

能在每人身上发现自己
会用别人亮点照亮无悔
也许不会按套路鼓与呼
人云亦云之事却不追尾

梦幻无尽的留白
落在忙碌地扬眉
也有蓦然回首的那一刻
捕捉在心的全是精髓

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
心中多次叩问“三星堆”
这是谁的智慧，谁的主意
即使穿越时空，也不甘入围

摄影：常方方
拍摄地点：奎文区公安巷

遇见一人 花开一期

◎凝雪

不过他的一番纠缠，面对他渴望的眼神我不得不忍痛割舍，允许他读一晚上，第二天必定得归还我，他很爽快地答应，甚至起誓第二天的八点准时奉还。

当第二天上午八点的阳光洒满枝叶时，他没有带着书过来，我没有直接向他索要，而是委婉地问他几点了，他微笑着说七点五十九分半。午饭后我再次提起书的归还时间，他依然微笑着回答还没到八点。一连几天，我们的时间里只有七点五十九分半。一周后的那个午后，我的第一首诗《七点五十九分半》诞生了。

后来，我们都拥有了各自的家，时钟却略过了七点五十九分半，诗歌里再也没有当年懵懂的笑容。或许因为特殊的时间，收获了最真挚的秘密。

遇见柔和腼腆的人，一朵紫薇花便悄悄绽放在我的诗里，这样迷人的紫色仙子从此成了我蓬勃的生命源泉。

平平淡淡地过了好多年，或许过于安静的时光，越容易被忽视。当我打算绕过那片荒芜时，遇见一个让我写散文的人。他的微笑却如阳光般的温暖，更没跟我聊过一句工作之外的话题，在所有人眼里他是高贵的、不可轻触的，我也这样小心地从他身边经过，一句话也不敢说，生怕哪句话说错了，就失去一位忠实的读者。

起初，我在他看不到的角落里站着，不执笔，也不铺纸，只是呆呆地望着蓝天和白云。但是他从我身旁经过时，我的内心瞬间便被文字充盈着，就像冰天雪地里投来的一抹暖阳，不经意间注视的那一

眼，唤醒我全身的细胞。终于在那个秋季的午后他激活了我沉睡已久的灵魂，那些隐匿多年的文字发了疯地往外排，恨不得抽干这些年来沉沦的所有精华。

遇见他是我半生以来的巅峰时光，他为我撑起的不仅仅是一冠硕大的阴凉，更是将我黑暗从角落拽到宽阔的田地，任我舒展，任我自由飞翔。

得知他不久要告别奋斗多年的舞台，我只能将不舍化作有力的文字，致谢他当年对我的认可和赞赏。而他那善意的微笑就像每天升起的太阳，给我光照和对远方的憧憬。

遇见一个带光的人，如同一朵恬淡的桂花，那细小的黄色花朵温和而不张扬，含蓄优雅，香飘十里之外。我深吸着这样的气息，晕开纸张，香气充盈字里行间，融化生活的颓废。

我也曾失落过，迷茫过，我也曾无助过，彷徨过，就在我萎靡不振时，遇见一位忘年之交。在别人眼里他是个性独特，不苟言笑的怪人。起初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，我只想在这安静之处能遇见某个声音，最好能触动我五脏六腑的，能再次激发休憩在“野”里的文字的寂寂声。

夜色一旦过于浓郁，总有不安分的躁动，梦里的墙根下还保留着白天的余温，一个陌生的面孔从遥远的不知名的城市向我走来，梦中我竟遇见他，他说我精致地存在这里，似曾相识。

或许遇见一个人未必相识，也不必在字里行间寻出痕迹，也或许只为遇见而遇见，只为遇见而启程。

当春风吹过，又是花开之期，人潮汹涌，恰好多看一眼，微笑飘上云端，阳光携风而落，暖了我，也暖了擦肩而过的你。遇见一人，花开又岂止一期！